

以表其神變無方耳後題長篇詩云醉騎白驥來倒提銅尾掠
引箇碧眼奴擔著獨胡癢自忘塵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
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崑
崙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黍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
古松陰閒立白雲籟要去即便去直入秋毫影隨代所顯靈跡
甚多不能具述聊記其大概云

贊曰甚矣富貴之難捨也眷屬之難離也苟有能捨而離之
者未有不登大羅而遊玉京者也自古迄今吾於海蟾先生
見之矣由進士科登燕國相懷金章而恩霑九族曳紫綬而
名滿四方一旦遇正陽子悟金錢之決破歎累卵之終危碎
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八

翼集八

七寶而爲塵埃抵萬金而如糞壤拋火宅者三千口屏門兵
者百萬家辭官而狂舞市廓納印而棲遲山野煉氣於終南
之下陶真於太華之前故能蹈水火以無傷貫金石而罔礙
閒騎紫鳳手攜霹靂之琴醉走白驥腳踏崑崙之頂潑墨而
書成四字化形而地隔千山有以見道不負人也信矣詩云
擊碎珊瑚不相燕歸來高臥白雲邊攜琴直上崑崙頂冷笑
浮生盡小年

重陽王真人

先生諱中孚字久卿家世咸陽人爲右族當劉蕡水竹煙霞奕
璫之地營起別墅作終焉計其爲人也骨格雄壯氣象渾厚眼

大於口鬢過於腹聲如鐘面如玉清風飄飄紫氣鬱鬱有湖海
之相焉膂力倍人才名拔俗蚤通經史晚習弓刀當廢齊阜昌
間獻賦眷官迂意而黜復試武舉遂中甲科逮乎四十有七歲
也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
之矣尙且吞腥啄腐紓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辭官解印
黜妻屏子拂衣塵外類楚狂之放蕩焉時正隆己卯四十有八
歲也甘河橋上過屠門嗜虧根而大嚼焉有二道者各披白虧
忽從南方翛然而來煙霞態度霄漢精神觀厥眉宇大抵相類
先生不覺驚起趨進俛首前揖相與語言皆出世語滌塵澣垢
蠲膏剔盲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密授真訣更名曰嘉字曰知明
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九

翼集八

號曰重陽子既畢指東方曰汝何不觀之先生回首而望道者
曰何見曰見七朵金蓮結子道者笑曰豈止如是而已將有萬
朵玉蓮芳矣言訖忽失所在由是之後落魄不羈乞食於市短
簾破瓢眠冰卧雪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
一粒金丹色愈好玉京山上顯殷紅明年庚辰有一道者同宿
月中乃言曰吾居西北大山之中彼間有人善於談演陰符道
德尤所精通聞君平昔好此一經胡不相從試往觀聽先生躊
躇未之能決道者忽起拋杖乘風而去左右求之杳無音耗
茫然如有所失比及中秋過醴泉縣再遇道者趨而拜之忻然
相邀入於酒館共飲之次問其鄉里答曰蒲板永樂是所居也

又問年甲幾何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復問其族默而不言遂索毫楮書祕語五篇使之詳讀先生讀之數過方悟妙理戒之曰天機不可輕泄卽令投之火中道者曰速往東海邱劉譚中有俊馬可以擒之言畢不知所在其一篇曰驀遊秦地泛遊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隱跡於山林因循數載觀見滿目蒼生盡是兇頑下鬼今逢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猛悟浮囂好餐霞於碧嶠之前堪煉氣於松峯之下斡旋造化反覆陰陽燦列宿於九鼎之中聚萬化於一壺之內千朝功滿名掛仙都三載殷勤永鎮萬劫恐爾來遲身沉泉下其二曰莫將樽酒戀浮囂每向鄺中乍繫腰龍虎動時拋雪浪水聲澄處碧塵消自從有悟途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十

翼集八

中色述意蹉跎不計聊一朝九轉神丹就同伴蓬萊去一遭其三曰蛟龍煉在火烽亭猛虎擒來囚水精強意莫言胡亂道論說縱橫與事情其四曰鉛是汞藥汞是鉛識鉛識汞性性命停其五曰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先生遂歸劉蔣自構一庵題其榜曰活死人墓又以紙牌立於墓上曰王害風靈位自作詩曰活死人兮王嘉乖木雲別是一般諧道名喚作重陽子謹號稱爲沒地埋來者路不忘懷行殯須是挂靈牌他日又攜酒一壺立於路次有道人呼曰害風害風將汝酒來先生應聲與之一飲而竭却遣先生以空壺就甘河中取水令自飲之其味極佳真仙酌也道人告曰吾海蟾公也言訖忽失所在自

是以來不復飲酒但飲水而已常有醉容因述虞美人也害風
飲水知多少因此通玄妙白麻衲襖布青巾好模好樣真箇好
精神不須鏡子前來照事事心頭了夢中識破夢中身便是逍
遙達彼岸頭人忽一日自焚其庵鄰家爭來救火先生但婆娑
而舞人問其故答曰三年之後別有人修乃題詩曰茅庵燒了
事休休決有仁人都要修便做惺惺成猛烈怎生學得我風流
大定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迤邐東邁經過咸陽自畫一幅作三
髻道者青松鬱棲白雲繚繞仙鶴婆娑有出塵之格見史風仙
欣然贈之曰待我他日擒得馬來以爲勘同又過洛陽謁上清
宮題詩於壁間曰邱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搬
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士

翼集八

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東海衛州見蕭真人頗有仙風道
骨深欲提挈盤桓數日話不相投贈之驀山溪曰真人已悟四
海名先到只爲有聲聞却隔了玄元妙道可憐仙骨落入鬼形
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恁一般了豈知玄妙剛把身心傲度日若
聾盲誚不識丹砂爐竈好將二物鼎內結成丹服餌了得長生
攜手歸蓬島真人讀之終不能悟其妙旨但點頭而已祖師遂
東歸海邊徜徉數載接誘訓化旣得邱劉譚馬郝孫王以足滿
七朵金蓮之數普化三州同歸五會一曰平等二曰金蓮三曰
玉華四曰三光五曰七寶其榜曰竊以平等者爲道德之祖清
淨之源乃金蓮玉華之本三光七寶之宗普濟羣生遍超庶俗

銀焰充盈於八極彩霞蒸滿於十方人人願吐於黃芽比比不遊於黑路玉華者氣之宗金蓮者神之祖氣神相結謂之神仙一但將引邱劉譚馬南赴汴京甕王逆旅中依泊歲餘多所指明因書竹杖歌以示之曰一條拄杖名無著節節輝光灼灼韓矣虛心直又端裏頭都是靈丹藥不搖不動自清閒應物隨機能做作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爲依託昨宵夢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杖一引移一脚頂中迸斷銀絲索攢眉露目震精神吐出靈珠光閃爍明焰挑來共樂然白雲不負紅霞約書畢語之曰昔日披氈師真祕語云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蓬瀛吾今將赴其約門人惶恐乞遺世語祖師曰我三年前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三

翼集八
×文×

已題於壁矣曰地肺重陽子強呼王害風來時隨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人同又云害風害風舊病發壽命不過五十八兩箇先生決定來一靈真性誠搜刷謂眾人曰吾歸之後慎勿舉哀言訖而委蛻焉丹陽不覺泣下甚慟眾皆勸之曰不可違仙師之語丹陽曰入道區區尙無所得吾師棄我遑遑何歸訴之未終忽開目曰汝輩憾恨奚爲若此昔日甘河所得祕語五篇今付於汝丹陽再拜跪而授之復謂諱公曰汝等性命皆在丹陽手中矣遂言物外親眷曰一姪二子一山洞連予五箇一心雄六明齊伴天邊月七爽俱邀海上風真妙裏頭拈密妙睛空上面躡虛空東西南北

首圖轉到此方知處處通又曰一弟一姪兩箇兒連子立逸做
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人間假合屍周匝種成清淨 遊
相傳授紫靈枝山頭迸出靈華會我趁蓬萊先禮師詩畢奄然
返真異香馥郁瑞氣瀰漫白鶴翔空青鸞拂地行儀冉冉高出
雲端士庶官寮號呼瞻拜如喪考妣靡不讚歎真千古異事也
於是備棺槨衣衾禮而葬之時大定庚寅正月初四日也升遐
之後濬儀橋下談玄誘臧老之心劉蔣溪邊賜藥愈張公之病
或舞蹈於昆明池右或吟詠於終南境中有以表其不死者也
邱劉譚馬四子相攜西入長安見史風先生獻以松鶴圖史風
笑曰當時留下勘同正與此圖相合兩相比較毫髮無差於是

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三

翼集八
八文八

歷終南訪劉蔣住持祖庵修葺稍完卻返梁園共移仙骨發棺
視之形神尚有生意四人交代負以西行程途所到將酬館穀
之資逆旅主人必曰先有道者償價已訖竭力追之終不能見
問其狀貌乃祖師之化身也既至終南遂人地而葬焉初遊登
州望仙門外見畫橋太險遂言曰此橋異曰逢何必壞眾皆莫
曉其意後經一紀太守何公惡其險極遂毀其嶮而平甃之今
改遇仙橋者是也繼有文登縣作醮於五色雲中見白龜甚大
背有蓮花祖師端坐於蓮葉之上須臾側卧而歸縣宰尼龐窟
親見其事拈香恭禮命畫師對寫真容三州之人皆仰觀焉丹
陽聞之作滿庭芳以讚之曰古郡登州望仙門外畫橋車馬難

通重陽聖跡對眾顯家風預說逢何必壞經一紀太守何公嫌
巘嶮令人折毀命匠別興工文登重出現白龜蓮上端坐空中
宰公緣底事得遇真容忽覩回身側卧祥雲動復返仙宮分明
見丹青邈出何處不欽崇可謂死而不亡者矣宜乎其爲七真
之祖也所有神變無窮不能備錄東海西秦勸化道俗長歌短
詠殆千餘首目之曰全真前後集并雲中錄明鉛汞坎離之說
盛行於世又答登州道眾書詩及十九枝圖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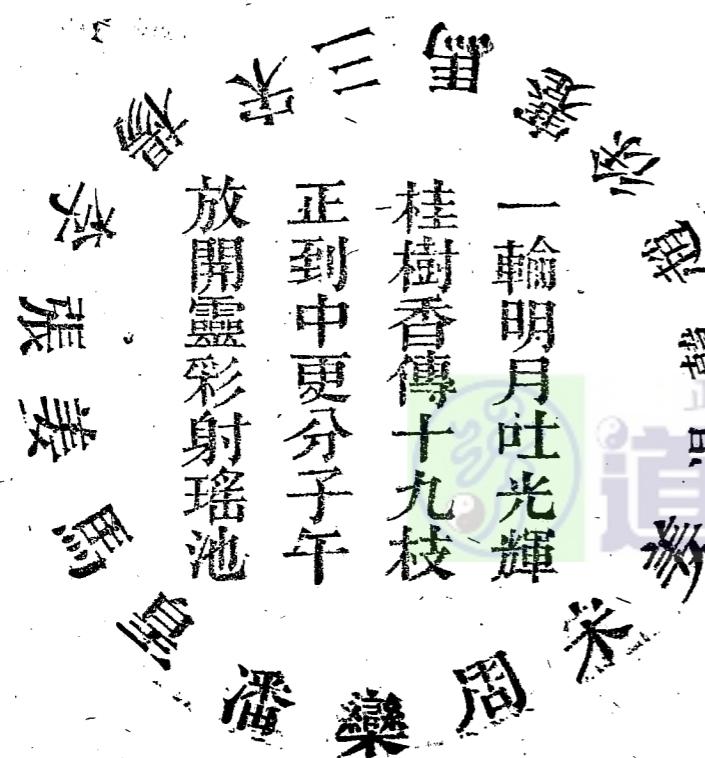
嘉祐首四時運轉能般年少之容三教分明解救平生之苦諸
公存想一悟齊修九轉成指日登仙八門開長春作伴敢希搜
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西

翼集八

妙更乞投玄便作鄙章錄於圖後



詩曰

盡知常與道爲鄰搜得玄玄便結親悟理莫忘三教語全真搜取四時春養成元氣當充滿結作靈神沒漏津十九光明如我願敢邀相伴樂天真

贊曰祖師出世四遇真仙飲甘河之一味授祕辭之五篇十九葉相承於桂樹一萬枝不絕於金蓮寶鏡高提照譚馬壺中之景神珠獨耀見邱劉劫外之緣誰知太古家風憑衲衣而暗度卻羨玉陽名字仗傘竹以偷傳錯上釣竿大士出默然之海晚歸船舫散人遊清靜之淵作大教權輿之主開全真戶牖之先逮功成而名遂然後跨鸞鶴而飛上青天也張道藏輯要

金蓮正宗記

圭

翼集八

神童詩曰占斷終南一洞天曾來東海領諸仙只憑入聖超凡手種出黃金七朵蓮

玉蟾和真人

先生諱德瑾秦州甘泉人也才能超拔器識高遠玄資霞映妙質雲停及其壯也尤攻翰墨初隱身於刀筆吏然清懷淡泊以道爲心未嘗取非義之財幽人逸客靡不參訪偶因暇日遇一道士酌酒談玄終夕不倦定爲莫逆之交他日道者臂擎一梟自外而入謂和公曰此禽怪哉眼目許大不能識人公亦不悟但唯唯應對而已後經月不意道者身染惡疾百醫無效數日告殂於是備棺槨而葬之比及數旬忽有老嫗叩門相謁曰昔